



重庆客

司马迁 著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客

司马迁著

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·重庆

封面设计：周祖元

封面题字：徐文彬

插图：马 丁

重 庆 客

司马汧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7.5 插页2 字数143千
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31,000

书号：10114·58

定价：0.63元

内 容 简 介

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报纸副刊上，发表了许多“题材是莫泊桑的，而其文字的风格则是属于马克吐温的”（赵超构语）文章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。这些文章当时曾结集为两本题名《重庆客》、《重庆旁观者》的畅销书。本书据此二书精选出六十八篇合编而成。

这些作品介于社会速写与微型小说之间。故事曲折，文笔凝炼，幽默风趣，含蓄短小（每篇短仅千余字，长亦不过二、三千字），是其共通的艺术特色，一卷在手，抗战时期重庆若干社会色相、市井风习、人物命运即跃然眼底，意味深长。

编者序言

拾风 理源

整理亡友遗著，心情是复杂的。

司马诩——程大千(程沧)同志的笔名——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新闻记者、散文家。他在四十年代的重庆《新民报》上陆续发表了小品文近千篇，其中讽刺时弊者几达半数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。后来，他把这些作品搜集起来，先后出版了《重庆客》、《重庆旁观者》、《重庆奇谈》三本文集，成为重庆书店的热销书。我们同他在《新民报》共过事。论年龄，他出生于一九一二年，长于我们；论学识之渊博，那是我们远远不及的。他是我们的兄长和老师。在这里交代几句，无非说明，不想“谬託知己”，借死人的光辉耀自己；同时说明以我等之渺小，负责编选他的遗著，实在惶恐之极。

大千熬过了“史无前例”的那场暴风雨，精神和身体饱受摧残，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病逝于上海。“文革”十年间，他的老母和被折磨得双目失明的老妻，相继在忧患中去世，他自己的血压经常出现低压一百三、高压二〇〇的险情，要不

是健康状况如此不好，他是至少还能再活上十年、八年的他。是个不愿空度岁月的人，尽管身罹重病，还应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撰写书稿；要不，这部著作，兴许已由他亲自编选出版了。天不假年，可悲也夫！

我们编选此书，并不仅因为作者是亡友，如果朋友属于那种只会用一支笔不倦地吹嘘自己的人，即使留下亿万字的“巨著”，也毫无意义。大千的遗著所以值得编选重版，是因为它以文艺形式反映了抗日战争一段重要历史时期的现实。这段时期不长（一九四一——一九四四年），然而它正是中华民族抗战的关键时刻，也是国民党政府大肆推行“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”政策，处于内外交困的狼狈境地的时期。作为当时国民党政治中心的“陪都”重庆的社会状况、人民情绪如何呢？关于描写这方面的文艺作品并不太多，但人们从司马迁的优秀篇章中是可以感触到时代的脉搏的。

他在四十年代中问世的著作，除《重庆客》、《重庆旁观者》、《重庆奇谈》外，尚有《哭与笑》、《不朽的地狱》、《开窗有感》、《哥伦布手中的鸡蛋》……等等，由于历经战火，加上十年内乱，散失甚多，我们虽尽力搜集，至今尚未完全到手。现仅从《重庆客》、《重庆旁观者》两书中选出六十八篇，并收入以生动、简练的文字，对作者和作品予以恰当评价的赵超构同志、张友鸾同志分别为两书写的《小引》和《序》，辑为一册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大千的创作原则是现实主义。他以冷峻的目光逼视和剖析当时重庆的畸形社会：一面是饥饿和死亡线上的“小人物”

在挣扎，在哀号，在麻木中自嘲，在绝望中自慰；一面是荒淫无耻的达官贵人、暴发户和绅士、淑女们在享乐，在狂欢，在醉眼朦胧中大口大口地喝着人血，在交际场所的假面目遮掩下疯狂地啮咬。作者以愤懑的心情、精细绝伦的笔触，给人们展示出带有时代色彩的、千姿百态的画卷。他的恬淡而幽默的特殊风格，引人入胜。他在一篇作品里说卓别林把泪水蘸着糖给予他的观众，其实他自己也是把泪水蘸着糖给予读者的，但大千不无遗憾地叹息：人们吞了他的糖，却吐出了他的泪水。我们能从他的叹息中体味到他的辛酸。

诚然，他的作品没有直接触及国民党的统治阶层，为此，十年动乱中，曾引起某些“天真”的“小朋友”以及“左”得离奇者的责难：“你对国民党‘小骂大帮忙’！”大千事后谈到此事时，笑曰：“他们太抬举我了，我何尝骂过呵！”真是“秀才遇到‘兵’（一种特殊的‘兵’），有理讲不清”。责难者或属根本不知道，国民党政府专门设置了新闻和图书杂志检查机关，那些“检查官”先生们，以其特有的触角在搜索，以其钢尖般的牙齿在咀嚼，以其红笔和剪刀在扼杀送审文章中每一个“可疑”的用语。明乎此，才能知道大千作品的可贵，才能知道他如何运用曲笔或影射，避开狡猾而愚蠢的检查官的眼睛，机智地把黑雾沉沉的重庆真相，巧妙而又不能不是有限地传送给人民。请看，他是如何用《某城纪事》、《外套》等篇章，尖锐地揭露物价飞涨中市民阶层的苦难；又是如何通过《新来的老张》，形象地鞭挞那些为统治者“抬轿子”的“成功人物”，只有简单到如三岁小孩的“聪明人”，才会责备他在“丑化劳动人民”。我

们不妨品味他那两句富有人生哲理的结束语：“他不但有点看不起汽车，而且也嘲笑天下没有经过训练的腿杆。”这活画出了攀附权贵，登龙有术的帮闲们踌躇满志的脸嘴，在《人·鼠·猫》中。大千用鄙视而愤激之情，草写了声讨祸国殃民的“鼠辈”的檄文，同时写出了人在“鼠祸”中束手无策，而只能寄望于“猫”。“猫”，寓意为何？读者当然会有各自的联想。我们不必牵强附会到他寄望于人民革命的武装力量，但也不必无根据地胡乱联系到他寄望于国民党的“清官”。因为从他这段时期的创作倾向看，他对“战时首都”的国民党老爷们没有半点幻想。愤懑、惶惑和对前途渺茫的感觉有之，那正体现了当时蒋管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共同特征：既有他们痛恨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进步性，又存在着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缺少认识的局限性。

然而，他并不绝望，他向往着朦胧的曙光。在劳动人民身上，他看见了希望。他在那篇《俊的和村的》优秀短篇里，用了他与刻画别的人物全然不同的感情和笔调，把一位“乡下妇人”的形象写得那么平凡而淳朴，把她的心灵写得那么豁达而美丽，通过一件平凡小事，他讴歌了这位足使一切自私的“高级动物”感到渺小的巨人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对一位长期生活在城市、在知识分子堆里的作者，能够满怀激情地发现、歌颂劳动者闪光的心灵，是很难能可贵的。如果说这还不足充分说明作者对未来的理想世界的向往和追求，再请读读他在《风雨谈》中一段豪情满怀的呐喊吧！他借重庆的大雷雨，抒发了胸间的郁闷，象一位诗人般的战士，或者战士般的诗人，

写下了战斗的赞歌：

世间还没有一首诗，一节“韵文”，一篇《雷电颂》足以描绘出重庆雷雨之壮美，有气魄，有音节。盆地中的霹雳，山谷中的金鼓，象一篇慷慨的誓师词，一支雄奇的《破阵乐》。

战都千万种的不平，都交给它爆炸了。

此文是大千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重庆写的。那年他刚满三十岁。巧得很，整整七年后的又一个五月——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，作者站在上海新民晚报社大楼的窗口上，迎接中国大地上一场惊天动地的“大雷雨”。他亲眼看到进军大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休息在圆明园路的人行道上，不拿人民一针一线、和人民之间亲如家人的动人场面。这时，我们这位从来沉静内涵、喜怒不形于色的大千，动了感情，噙着泪水，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欢呼：“中国有希望了！中国有希望了！”他同全中国人民一道看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曙光，灿烂的前程。从那时到他逝世的三十年间，尽管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，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，但是，“匹夫不可夺志”，他的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”的信念没有动摇过。即便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疯狂破坏，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，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不幸，他也没有低头。在“四人帮”垮台后不久，我们又看到他忘记自己的病痛，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他的写作提纲。

人民哺育了大千，大千没有忘记人民；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了人民，人民也不会忘记他。我们相信，人们读到

他的这部遗著，会衷心感谢这位勤奋的作家的珍贵劳动。遗著将大有益于增进今天的中国人民对旧中国的了解。如果把它同当时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对照一读，将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，懂得什么叫“水深火热”，什么叫“干柴烈火”，从而加深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必然性和正义性的认识。人民是不甘久受屈辱、压迫，也不甘久受贫困和愚昧之苦的，中国要排除万难，大踏步地走向富强、文明，这是大势所趋，肯定无疑的。

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

目 录

《重庆客》小引……………赵超构（1）

《重庆旁观者》序……………张友鸾（3）

都会之余荫……………（7）

第三夜……………（11）

无家可归者之家……………（15）

加尔各答来客……………（18）

某城记事……………（21）

来凤驿……………（24）

一个人的成功史……………（27）

新来的老张……………（30）

造屋记……………（34）

女地主……………（37）

市井之徒……………（40）

外套……………（43）

五福临门……………（46）

牧猪哀话……………（49）

十二磅热水瓶·····	(52)
小东西·····	(55)
铁肺新郎·····	(58)
歌台与歌女·····	(61)
演说狂·····	(64)
一家·····	(67)
劳生先生的生活艺术·····	(71)
人·鼠·猫·····	(75)
奇异的晚会·····	(80)
新豆棚闲话之一·····	(83)
审蟹记·····	(86)
鬼戏院·····	(88)
吉訶德游渝二三事·····	(92)
赶早车和赶晚车的人·····	(97)
泥人书愤·····	(100)
同舟·····	(103)
行路难之一例·····	(106)
写给一个中了头奖的小姐·····	(109)
向一个唱大面的致敬·····	(112)
报纸广告组成的梦·····	(114)
吐痰的故事·····	(117)
在鲍鱼火腿海参之畔·····	(120)
某工程师之相·····	(122)
静物·····	(124)

屋.....	(126)
大重庆的二十四小时.....	(129)
重庆之魅力.....	(136)
风雨谈.....	(139)
战都酒徒.....	(143)
罪烟罪酒与罪人.....	(146)
岁朝春.....	(148)
百老汇之春困.....	(150)
黑天使.....	(152)
俊的和村的.....	(157)
月下.....	(162)
失掉坟墓的死人.....	(166)
不上银幕的电影小说.....	(169)
可怖之展览.....	(172)
扫街人礼赞.....	(175)
诸葛先生.....	(178)
吉屋招租.....	(181)
向黄金集中.....	(185)
女先生.....	(190)
路会.....	(194)
都邮街.....	(199)
大田湾之秋.....	(202)
某府喜事.....	(205)
生疮的人.....	(208)

赶考.....	(210)
长安居.....	(213)
名优之死.....	(216)
黑蜗牛.....	(220)
重庆客.....	(222)
餐桌上的圆舞曲.....	(226)

《重庆客》小引

赵超构

关于本书的作者司马汧先生，是没有多少话可以说的。他是一个不愿意在所谓“文坛”上漏脸的人，而且也不十分热心写作。他顶喜欢看戏，看人家在台上表演，而自己则在台下冷笑。有时被逼得赖不掉，他提起笔来写一点，这便是本书所收的散文若干篇，然而这在他是当作客串的东西写的，无论如何，他还是不愿意露面，就连司马汧这个名字，也还是假的。

知道了这是司马汧先生客串之作，所以，在作者既没有闯入“文坛”占一席地位的野心，自然更不敢劳动权威的批评家指出什么主义来加以评判与鉴定。读者将可以看到，收在这书里的散文，并没有什么惊人的节目，没有英雄，亦没有美人；没有悲壮的呐喊，也没有哀怨的叹息。里面所有的，是极普通的生活描写，人物浮雕，以及一些“事出有因查无实据”的大时代小故事。然而由于作者笔调之柔美，想象之丰富，感觉的幽默，几乎没有一篇读起来不令人会心微笑，没有一篇不

是剪裁适当色调均匀的画面。我们可以说，这些题材是莫泊桑的，而其文字的风格则是属于马克吐温的。

读者或许要问道：“文字是好的，但是，意识如何呢？”这个，正所谓见仁见智，各有不同。依我所见，则以为这些文章，看起来似乎写得那么轻松随意，那么从容不迫，却处处反映出一个不稳定的内心与成问题的社会。作者可以说是虽然安份地守着这样的生活，却是有点“不甘于这样生活”的人，所以就在讲笑话中，也吐露着辛辣的讽刺，在美丽的叙述中，往往夹杂着冷酷的讥评。虽然不出恶声，可是对于这个社会事物的如实的描绘，就已将社会生活上的弱点和应当反抗的所在，揭露在我们眼前了。我们读这些文章，时时发生被搔着痒处的感觉。而有时又觉得里面的事情不应该为正义的社会所容许。在这些地方，也正是作品发生力量的证据。

读过这本书的人，总可以相信我这些话，是说得很平实的。

一九四四年二月

《重庆旁观者》序

张友鸾

《桃花扇》里有一首定场诗，那首诗在剧本中也并不见得怎么出色，但是却时常浮上了我的记忆。诗曰：

当年真是戏，

今日戏如真，

两度旁观者，

天留冷眼人。

人人都觉得《桃花扇》里的时代正象我们这个时代：尽管一个是灭亡，一个是复兴，而在战争动荡期中，一切情形，全无两样。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人物，个个是《桃花扇》里的脚色。不论其为生旦净末丑，扮演得都十分逼真。只是缺少那么一位老书生、老赞礼，大家一齐出场登台了，谁是冷眼的旁观者呢？

这种人毕竟是有的。一直等到今天，看到了这本书，我们的司马迂先生，他岂不表现得明明白白？而且书的题名又这么合式：《旁观者》。